



被颠覆的文明

#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边芹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被颠覆的文明

# 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边芹 / 著

人民东方出版传媒

 东方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 边芹 著. —北京：东方出版社，2013. 10  
ISBN 978-7-5060-6840-6

I. ①被… II. ①边… III. ①文化-研究-中国 IV. ①G1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47506 号

**被颠覆的文明：我们怎么会落到这一步**

(BEI DIANFU DE WENMING: WOMEN ZENME HUI LUODAO ZHEYIBU)

作 者：边 芹

责任编辑：徐 玲 龚 雪

出 版：东方出版社

发 行：人民东方出版传媒有限公司

地 址：北京市东城区朝阳门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100706

印 刷：北京市大兴县新魏印刷厂

版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201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1—8000 册

开 本：71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19

字 数：292 千字

书 号：ISBN 978-7-5060-6840-6

定 价：42.00 元

发行电话：(010) 65210056 65210060 65210062 65210063

版权所有，违者必究 本书观点并不代表本社立场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拨打电话：(010) 65210012

我爱你，  
我做了这么多的梦，  
我走了这么远的路，  
我变不成其他东西，  
只是攀附你的幽灵。

——致祖国

## 前言

# 我的精神冒险

### 一、断裂人生

如果人的一生可以分成生存与认知两部分，那么我的认知人生就是有明显断裂带的，它被分割成清晰的两个阶段，甚至有点前世今生的跌宕。这个断裂带的两边被一条线索穿过，冷峻而义无反顾地切断了看似完整的认知人生。这无情的一刀，让我这一生前半生不知后半生的存在，后半生拒绝再看前半生，致使一个人的思想、行动被割裂，且被割裂的两半再也合不起来，彼此再也无法相看，前面的根本看不懂后面的，后面的则希望那虚度的生命最好从未发生过，或可以像录影带一样抹掉重来。

如此总结下来，我这半辈子只越过了一条线，与越过这条线相比，认知人生的其余部分不说是多余的，至少是学徒的，是为后半生做准备和铺垫的。我在本书及之前的一系列文章中，时常用到中国读者恐怕难解其秘的字句，诸如“槛”、“越过和越不过”、“围墙”、“封锁线”等，以示翻越和不堪回首。不堪回首是缘于跨越后，看世界的眼光为之改变，从前相信的不那么相信了，从前反对的不那么反对了，从前毫不怀

疑的开始怀疑了，从前只见表面的看到里面了。那么这是一条什么样的线呢？为什么有如此劈山断海的力量？先来说说我是怎样走到这条线的，举一个具体的事例来讲述这个“盲人”睁开眼睛的过程恐怕更浅显易懂。

“盲人”？是的，我现在回头想，我们中国人两百年来看世界看西方，从未走出盲人摸象的阶段。看世界实际上是看西方，因为我们不光是这个“世界”的一个被动旁观者，而且看到的只是西方话语框架下的“世界”。两百年来，我们失去的是对世界的解释权，因为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了解真实的历史。我意识到自己学了外语、看了那么多西方电影、读了那么多书，但在未涉足西方之前，却仿佛一个只摸到大象轮廓的盲人，是源于一部好莱坞电影。这部电影叫《美国往事》，是改革开放后中国人最早接触的那批好莱坞电影之一，估计中国受西洋文化影响的小资们都知道，有些人甚至深受影响。从道德纯洁的精神世界一下子进入黑帮、谋杀、多角恋，心灵的震慑是可想而知的，但我们仅仅停留在故事和音乐层面。我悟到我们看这些西方电影基本上是在冰面划过，在中式思维和浪漫想象里另造了一个只属于中国观者的世界，是在抵法多年以后。有一晚，电视正好回放《美国往事》，距我第一次看已有十多年（所谓第一次看，并非只看了一遍，那个时候新鲜啊，但不管看了几遍，就像在一个光滑的表面打转），也许是电影名字勾起旧忆，我便决定再看一遍。

不看则已，一看才惊悟，从前看来看去都是在故事面上，在人类共通的一些情感层面就被捕捞了，影片暗布的细节，那些不言说但已通过细节密布在故事中的东西，不要说没有看懂，根本是视而不见。这情景与中国西学的实际图景很相像，在知识层面上看起来什么都了解，以为

人家的历史跟中国的信史一样，只要背下年表、记住人物，就是个专家了。观影则恨不得故事的台词都会背了，但内中关于西方历史的那条脊干，却是视而不见。这有点像一个人反反复复读一封信，每个字都读到了，连标点符号的位置都能背了，以自己的思维方式和想象对所有的词句都进行了诠释，却因不知密码，文字实际传递的东西他连做梦都没想到。当我们将一部充满了密码的电影只当一则警匪故事来欣赏，我们又怎么能看到其中真正的内涵呢？当我们将一封充满了密码的信只当一封明信片来读，我们怎么能想到内中真正传递的信息呢？而西方历史就如这样一封信，我们中国人一直都在研读明信片，直到近十年才有极少数人窥其密码，知道那些文字标点之下的东西。

早期这些电影过来，中国人对电影的理解几乎不可能脱出制作者（好莱坞）和推销者（西方御用媒体）的解释，而他们就是一架配合默契的机器 [这一点我们是必须清醒认识的，“帝国”（不要理解为美国或西方）内部的争执必定是在共同大目标和根本利益框架内的]，知道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即便今天若没有系统地、大范围地观摩电影，不明白好莱坞与世界统治集团的密切关联，及影片被捧为“杰作”艺术水平之外的其他缘由（往往是起决定性作用的，从来没有为艺术而艺术），看不清好莱坞与御用媒体的族群关系，不解西方历史看不见的一面，观影也还是在冰上滑过。现在很多国内媒体人看上去比当年的我们见识多了，信息量大了，但由于依然搅在人家严密布好的解释围墙内，不知不觉还是传声筒的角色，中国媒体作为好莱坞的自愿宣传机器就是这么形成的，以致宣传员们都意识不到自己在做什么。

记得当年看《美国往事》的时候，完全意识不到这是部另有所指的电影。那时不像现在立马就可以上网搜索，搜索后告诉你故事发生在美

国犹太社区。但我以为，即便今天，大多数国人也还是体味不到这意味着什么，我们当年则连故事发生在犹太人之间都没看出来，而影片虽然没让主人公们直说（除了表现犹太受难，一般电影从不直说主人公们是犹太人，只通过细节或明示或暗示），但铺垫了各种细节来表现，十多年后我再看，这些细节和暗示全浮在眼前，这才惊讶于早年“盲”到什么程度。

看西方，如果不明白西方如这部电影那样分隔成表层（话语框架内的）与内涵（话语框架外的）两个世界，哪怕是学富五车、著作等身的大学者，也不过是在我前面提到的那条线的一面做了学问。中国自有西学以来，直到二十年前还无人明白这个问题，或者说知道的基本上是与事实相反的。最早的不说，从在美国待了很长时间的胡适，到旅法的钱钟书，全都连门都没有摸着，而他们留学或工作的那个时代西方的言禁（舆论垄断）远不如今天，钱可能是待的时间不够长，胡则不好推断了。我与一友那晚边看边唏嘘不已，吃不透这类电影（几乎占好莱坞电影的大多数），对西方近现代史基本处于雾里看花阶段。早年连故事发生在犹太人之间都没吃透的我们，更不可能明白八十年代是好莱坞电影的一个转折点，从七十年代悄然开始到八十年代初公开化，掌控好莱坞的犹太人不再“隐姓埋名”躲在基督徒的面具下讲故事了，而是直接登场了。而这又意味着什么，读透我文章的人想必已能体味个大概，读不透的人容我以后再谈。

## 二、幡然醒悟

发现西方人的对立言论也是在官方史的框架下进行的，看起来左左



右吵得不亦乐乎，但都是在一条线上的争执对立，是我醒悟的开始。我们中国人的世界观历来是由官方史和非官方史两个方面聚拢的，以开国君主之威，只见胜利者的历史、不知失败者的历史（真实的）也是办不到的。所以我们的视野虽不敢说依据百分百的历史事实，但总归脱不了事实的框架，这拜赐予我们没有一个占绝对真理地位的宗教信仰，我们的最高信仰就是真实，中国古代的士大夫们忠于皇帝但不必效忠皇帝的谎言，这是我们的文明与基督教文明最大的区别，后者为了绝对真理（王权与教权是统一在绝对真理之下的），教权与王权可以沆瀣一气，沆瀣一气最具体的表现就是联手欺瞒百姓。真能看懂西媒各种暗手的人，会发现别看“教士们”的“独立”烟幕弹放得漂亮和服人（靠的是技巧和牢控解释权），他们与核心权力在统一意识形态之下抱团守秘却做得天衣无缝。

我们两百年来始终没弄明白的就是宗教国家在科技进步、现代思想的外壳下，从未脱离信仰统治的传统，只不过绝对真理不再是基督教，而是凌驾于传统宗教之上的新宗教。这是一种隐形宗教，没有宗教活动的一切表象，却行宗教之实，即统一人们的思想，剔除意识形态异己。由此便出现了新宗教允许的线之上和新宗教不允许的线之下，而线之下是看不见的，被“独立”教士们完全封锁。中国历史上恐怕只有毛泽东时代靠统一意识形态基本做到了封锁“线之下”，多数时间，知识阶层只要不僭越篡权，在思想领域没有一条将“线之下历史”完全封埋的封锁线。正因为如此，我们数千年才保持了书写信史的传统。反观欧洲历史则是割裂的，且多是现代人回头去写的史书（根据现代的需要），不要说暗的那一面根本没有记载，就是明的那部分，也因为意识形态前定而变得非黑即白。比如近代以后书写的中世纪历史一片黑暗，那么中世

纪究竟发生了什么？那些近代胜利者手下的失败者有没有他们的真相，看来已永坠尘埃。你跟这些意识形态永远是思维底线的人接触久了就看清（颇为惊心）西方历史是不可能信史的，从人的天性角度就难办到，不要说对有切己之痛的西方历史，就是对远隔重洋的中国历史，他们也不会尊重史实，不光随心所欲地解释，还习惯性地作弊（为眼前的需要），做起弊来眼都不眨。

作为一个中国人，带着中式思维习惯，在短时间内，我个人认为在十年以内，这层窗户纸是捅不破的。不说已设好的封锁线，就是我们的前定思维亦如一堵墙一样遮挡了我们的眼睛。中国人完全靠意识形态统治就是毛泽东时代，两百年来只有那个时代让西方肃然起敬不是偶然的，因为他们面对的是同类（这与今天中国以富裕换来的种种蔑视和鄙夷形成鲜明对比）。与西方人打交道，必须明白一个词：“同类”。做他们的真正朋友和做他们的死敌，都须是“同类”。为什么那个时代他们视尚一穷二白的中国人为“同类”呢？这就要从意识形态信仰与自我意识的关系切入，才能看清。

我在本书的一系列文章中破解西方文明一再涉及一个词：自我意识。这三十年中国的上层建筑很是艳羡西方“精英文化”，但多被皮毛诱惑，鲜少人深解其中精髓。自我意识塑造、集体优越感驯化正是西方“精英文化”的产物，可以说无前难有后。西方的“精英文化”可不是其表面呈世的颓废、癫狂（是内心极其压抑而反向的做作）或民主、自由（这只是这个文化喜欢向世人展示的一面），而是以刻意划分的公共行为标准驯化人（统一标准之外每个阶层又另有标准）、以自我意识的阶梯保持社会层级的一套严密机制，可不是被花招洗脑的中国人自以为是的那一套，中国的维新派们不过是被诱导着从一种暴民文化滑向另一

种暴民文化，在西方谎言与花招的传送带上黄粱一梦而已。

所以自我意识的强弱是他们划分社会阶层甚至人种等级的内在阶梯，从不明说的。那么毛泽东时代中国发生了什么突变，让自我意识弱的中国人一夜之间令他们刮目相看？那就是信仰灌输成功，弥补了人群自我意识的参差不齐，让人焕发出一种只有自我意识、集体优越感被强化的民族才有的精神状态，比如人的自觉性、社会的组织性、纪律性、人群的凝聚力等（这才是西方人眼里真正的“同类”标准）。在经济并不发达、也无现代社会框架的地方，信仰的统一在一定程度上可替代未经强化的自我意识。但由于中国人自古也没有这么被信仰统治过，又不懂得将私行为与公共行为截然分开，意识形态一统天下的时代让精神自由惯了的中国人叫苦不迭。

### 三、翻越“围墙”

我在写第一本书的时候，还是在线之上的，实际上就是在官方话语之上，只不过这个“官方话语”与我们中国几千年来形成的概念实同形不同，以至于我们没法辨识出这只是一面之词，也就是说是历史胜利者的真实。说老实话，作为一个外国人，只知人家“官方话语”或只循“历史胜利者的真实”，没什么不应该，让我产生逆反心理的，是他们自己玩历史正剧，却满世界欺骗别人上演历史闹剧。我那时丝毫不知“线之下”的存在，比如我写的《先贤祠里的两个死对头》<sup>①</sup>一文，自以为写了西方十八世纪以来意识形态对立面的斗争，比一般的游记走笔深多

---

<sup>①</sup> 参见拙著《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37页。

了，但却不知伏尔泰也好，卢梭也好，都是线上人物，不是真正的意识形态对立面，而是在一条思想脉络上再分的对立面。先贤祠就是为新宗教的建功立业者而建的，是线上功勋人物的丰碑。每个朝代都有功勋们的丰碑，这本是正常之事，不正常的是我们不知道这是功勋们的纪念堂，因为新宗教的胜利，没有朝代的标记，也没有看得见的君主，胜利者是谁呢？由之我们便天真地以为：瞧瞧，人家社会多么和谐，没有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所以人家能搞民主，民主是由于文明程度高，文明程度高是因为人种优越。这个思路非常普遍，我们就是这么被从精神上彻底击垮的，因为我们在精神战场上已经退到不能再退了。

我后来追写了一篇《先贤祠看不见的红线》<sup>①</sup>，但反响远不如前一篇，前一篇符合大多数的心思，因而流传甚广，就像那些暗对习惯胃口但表面又是新鲜做法的菜，让吃的人叫绝，以为自己又尝了新味。当代中国人已被西方的虚构话语搭建得差不多了，从历史解释权被劫持开始，我们已经不可避免地落入西方预设话语的围墙，就跟吃菜一样，越是落进去的人，越觉得自己在尝新。但这后一篇几乎无人能懂，因为翻过了预设话语的围墙，留在里面的人没有懂的任何基础，就如一生的思路都是由一种知识通导的，你换了一种思路，他没有通达的路径。

对大多数没有越过“槛”的中国人而言，这后一篇有如天方夜谭。“两百多年来，所有被允许裸露在外的文字和历史脉络，都意在掩藏另一面的文字和脉络；所有控制一个文明思想的机构都已落入有意掩藏另一面的人手里；所有想抖出另一面的清醒者都被并仍在继续被埋葬；道德高地全数被不想让人看到另一面的人占领，所有的反抗都已经无名。”

---

<sup>①</sup> 此文发表于《新民周刊》，参见 <http://xmzk.xinminweekly.com.cn/News/Content/>  
614

这话想必当时读的人，尤其那些大赏前一篇的人，肯定如坠云里雾里，甚至觉得我这个曾几何时还让他们心醉神迷的写手（他们对我那些话语框架内的文字之激赏，从那个系列的第一篇就开始了）中了邪魔、不可理喻了。

我的受宠和被弃都与“围墙”有关，我当时由于长年在外埋首研习西风（很久有意不再接触中文书）、加之那会儿信息也没有如今通达，并未意识到中国思想界已处在精神分裂状态，由之也不知道“宠”着我的全是某“派”（我也被纳入这个派里了，应该承认他们组织良好、联手行动、很有使命感，被他们“宠”上的人会名利双收），直到翻墙后被弃，又被划到另一“派”，才知国人已精神分裂到无以弥合的地步。我其实有什么派呢，除了“真实”这一派？那些宠客翻脸之快，现在回味，仿佛一顿饭的工夫遍尝酸甜苦辣。而我好似手艺功夫全都未丢的大厨，只是不按客人被预设的胃口做菜，锅中美味立刻就形同糟糠。有知己因此扼腕，大叹人才腰折，说我应继续“围墙”内的写作，等谋到大名大利再翻盘。我苦笑自己演不了戏，智深若愚，看到戏台后面的玩意了，还在前台演什么戏。

写《一面沿途漫步的镜子》一书时，由于大量阅读，有时成背包的书从各区图书馆背回来，为找一些冷僻的书，跑遍全巴黎犄角旮旯的图书馆，几天读一摞，就这么成了图书馆的书虫，对巴黎各区图书馆了解之透，无论是地理位置，还是意识形态紧或松（这决定了每个图书馆存放什么书），中国人中恐怕非我莫属了。读多了，难免字里行间有几个从未听说的字眼跳出来，我好奇心重追下去，这是翻过“围墙”的起始。真正翻过，要到《镜子》一书写完以后，这时才窥到那条严密的封锁线（由知识界共同把守的），那些被活埋和死埋的学者、作家。一个

被埋藏的世界让我意识到他们的 1945 年可不是我们的 1945 年，更不是我们的 1949 年，在反法西斯阵营战胜法西斯阵营的表皮之下（中国只是“集团”与其敌人或对手争斗中的牺牲品和卒子），是近代以来一场有实无名的大规模争夺世界统治权的帝国战争的结束，同时也是一场新意识形态占据制高点的“宗教战争”的谢幕。我曾在《先贤寺看不见的红线》一文中写道：“了解法国近现代史真相几乎不可能，是因为有一条秘而不宣的封锁线，异文明的人，哪怕是学者专家之类，都不可能做无米之炊，他必定是在他能接触到的文字与思想之上，再思考和传播。而正是这一人类文化传递的漏洞，被那群文明史上最邪独之徒用来误导、改写他人历史，制造意识形态神话。秘密封锁线的存在，就是让绝大多数人只在封锁线以上接受、思索、承传历史。那么经过封锁线搭建人的筛选和设计，历史最终汇到一条轨道上，并且永不偏航。”

有人可能会说，就算有一条阻止人发现真实的封锁线，就算历史的另一面被掩埋，就算秘密权力靠操纵台前木偶实行明暗双重统治，你凭什么说这是“宗教战争”呢？我这么多年停在“线之上”也是认为包住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怎么让知识界齐心合力？尤其在要自由、要独立、要透明的时代？可通过长时间现实观察和研究，明暗双重统治又是显而易见的，那么是什么让这些在我们中国人眼里不可思议的事在西方得以实现呢？核心权力靠的是秘密组织和族群血统（选举根本动不了此权力的毫毛）；核心权力用金钱和信仰控制上层建筑：政客和知识精英（政权与教权）；教士们靠制造认同控制百姓。我们从这个金字塔的构成看，信仰是这个实与“民主”毫无关系的权力金字塔稳如泰山的黏合剂。

#### 四、破译“密码”

探到主流知识界（从传媒、学术到文学、艺术听得到的声音）看似思想五花八门、争个不休，实则有统一意识形态，进而发现政治派别争而不散、斗而不裂也拜赐于统一意识形态，在我，是揭开了西方所有神话的面纱。然而看到这一层却走过了相当长的路，因为中国人在过往近两个世纪的时间里，没有人触碰这个底，这太超出我们对西方的认知和想象了。那么这个统一意识形态是什么呢？

这是个极复杂的问题，可谓一言难尽，中国人西学（留学的、短时居留的、国内研究的、长期居留的）一个半世纪之所以不见其有，就因其多重性及统治集团秘而不宣。复杂性表现在它称不上传统意义上的宗教，但信仰又占很大比重；同时它还包含一部分禁忌，涉及历史和现实被隐藏的真相，涉及统治集团的攻守同盟；另外它还有一条底线，谁也不能碰的。是这些只可意会不可言说的各部分，构成所有不被明禁或暗禁的政党，所有作品不想被明禁或暗禁、暗封的文人艺客，所有能拿到研究经费的专家、学者，所有能在传媒谋职的编辑、记者，所有能在学校讲课的教师必须遵守的精神一统。

信仰部分主要由“普世价值”构成，此信仰经过了几百年的演变，先从天主教中分裂出新教，再从新教中一点点过渡到“启蒙思想”，最后演变成“普世价值”。“普世价值”以自由资本主义价值观为主干，近代以来不断地添加左翼思想枝叶（民主人权），越添加调味料，信仰的成分越足，让这一人类有史以来最右的意识形态（最弱肉强食）树干包裹上人类有史以来最左意识形态的枝叶，一路传教，所向披靡，直到

二十世纪变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世价值”，在西方则成为无统治者意识形态之名而行统治者意识形态之实、无人敢说个不字的正统宗教（比基督教的上帝还碰不得，国人被迷惑于“可以反政府”，而不见此“真神”）。但统治集团从不挑明“普世信仰”与“集团”的关系，以及这一精神武器的实际作用（解构国家、民族、文明、传统，为金融资本打破边界），而是只做不说地通过各种舆论渠道（从传媒到文艺、从研究到教育）进行广泛深入的精神控制。

只要在西方住久了，并且自己未落入其中（很难不落入其中，上层建筑的每个出入口都被封得严严实实），就会发现这种以“进步思想”命名的信仰，并非只是各种思想中的一种，而是作为绝对真理用来统一思想，是不明说的统治者意识形态，运用于从政治到文艺的所有领域，一如两百年前的传统宗教碰都不能碰，而“可以反政府”却成功掩盖了此一禁忌。国内某些文人因不解这种精神一统的条条框框（从不挑明但连“潇洒无羁”的艺术家都知边界在哪里），便以为好莱坞或法国“新浪潮”电影没有政治只有“人性闪光”（我读到某大名人的此等言论，真是哭笑不得）。其实只要掌握了“密码”，再看这些电影，便会发现统治者意识形态、集团利益、使命感充斥其中，只不过多用细节接力的方法宣传，很少直唤主题，明打明做。而且这一新宗教几百年来逐渐坐大终致精神一统，除了靠操纵舆论、精神渗透，并不尽靠和平演变，也是真动武的，最后、最惨烈的一场就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亚洲战场看不出来），只不过御用史学家们或心知肚明或鹦鹉学舌将战争的另一面（意识形态大战）都埋在了封锁线下。

其实，我们就算不知真相，至少有常识，常识告诉我们只有统治者意识形态牢固得有如宗教信仰的地方，上层建筑各方之间才能斗而不



裂。可惜后来，我们的思想被篡变得连常识也丢了，真成了大睁眼睛的瞎子。我在2011年的一篇旧文《“受害者”流水线》<sup>①</sup>中写过：“怀疑是从发现话语的接力开始的，而发现话语接力之人为操纵及一以贯之，是看到细节的篡改。随后才窥到看不见的手的工程：话语的接力是靠细节的篡改完成的，是只有短暂一生的个体难以想象的滴水穿石过程，技巧是真真假假，半真半假，关键是假的份额以多大比率放进真事里，才能不引起人的警觉，同时达到篡变目的。而这轮流接力、目标一致的暗手，若不是亲眼目睹，我已经大半吞下了近现代史所有‘神话’。”

上面这段话可以总结我破译“密码”的过程，看西方文明、观西方历史，若不知“密码”，基本就属于顺着人家的手指看去，但看到的不是月亮，而是手指本身。每每把“阴谋论”套到我头上的人，除了别有用心之人，多数就是这类只见手指的人。我并没有凭什么秘籍发现“阴谋集团”的存在，而是实实在在凭锲而不舍的观察亲眼看到了那架虚构话语的庞大机器。我最初是从西媒对现实和历史的一些细节篡改，而且是持之以恒、方向一致的篡改，发现了话语的接力，这种接力因藏在暗处且变化万端（随时调整）而很难被局外人看破，但对看破的人却是触目惊心的，因为话语需有绕开真实的能力和目的才会如此接力，而一般我们以为这在舆论极其专制的国家方能办到，真正的民主、自由世界按理是不需要如此行事的。为什么要搭建一个如此庞大（跨国跨界）和强大（俯瞰和覆盖全球）的话语虚构机器？常识告诉我们，为了统治法国、为了管理英国，甚至为了掌管美国，诸政府都无做此事的必要，那么究竟为了什么呢？

为了导演世界。欲征服世界，必先导演世界，从十九世纪现代传媒

---

<sup>①</sup> 参见 <http://www.chinavalue.net/Media/Article.aspx?ArticleId=80687>